

學校怪談

怪談協會 ②

壹號怪談社 ● 著

朝華出版社

还记得我们的校园吗？
还记得这些惊悚传说吗？……

迷雾第一重 ○ 噬人白牙

迷雾第二重 ○ 校园开婴

迷雾第三重 ○ 惊魂医学院

迷雾第四重 ○ 泣血碟仙

迷雾第五重 ○ 咒怨之镜

迷雾第六重 ○ 星空社

迷雾第七重 ○ 三夜



漫
朝
華
出
版
社

著

壹
号
怪
谈
社

怪谈协会 ②
學校怪談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学校怪谈/壹号怪谈社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6.

(怪谈协会: 2)

ISBN 7-5054-1580-8

I. 学... II. 壹... III. ①恐怖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②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2142 号

学校怪谈

著 者 壹号怪谈社

出版人 田 辉

策划编辑 田 辉 王景伟 张宏宇

双城印象

责任编辑 张宏宇

特约编辑 刘 颖 白阿丽

责任印制 赵 岭

装帧设计 吉安工作室

封面插图 吉安工作室 阳光+陶喆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电 话 (010) 68433188 (总编室)

(010) 68413840 68433213 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
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 字 数 150 千字

印 张 14

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版 别 平

书 号 ISBN 7-5054-1580-8/G·0947

定 价 20.00 元

目 录

引子 步入迷雾	1
月光是写小说的，且是惊悚小说。你知道，热爱惊悚、悬疑类的读者总有些不同，即便是向心仪的作者表达支持，所用的方法也显另类。	
迷雾第一重 噬人白牙	4
“你的妈妈爱你吗？你呢，爱你的妈妈吗？”这爱，你敢来证明吗……	
我是白牙。现在请你做一个选择，对于你和你的母亲，你希望我咬谁？我可以给你三分钟的时间考虑。三分钟过后，系统将自动选择被噬者。	
迷雾第二重 校园弃婴	30
烧了这里，真能平息弃婴的怨气吗？一旦平息了，谁又能保证，那些隐蔽在暗处的罪恶不再重新逼出新的弃婴，逼出新的厉鬼？	
迷雾第三重 惊魂医学院	63
班里的同学画了一幅漫画：解剖台上七零八落的尸体坐起来向解剖者问好。我当时看后哈哈大笑，现在却感到由心底散出的恐惧。	
迷雾第四重 泣血碟仙	95
当碟子开始移动时，胆小的小雪突然松手。当时大家只把这当成游戏，谁也没想到请碟容易送碟难，很快小雪在这个寝室中变得半疯，不断喊着碟仙……	
迷雾第五重 咒怨之镜	123

据说那是一面受过诅咒的练功镜，曾经有个跳现代舞的女生，每晚都要独自一人在这里练舞，直到有天晚上，看到镜子里有另一个自己，不同的动作，一样的美貌。

迷雾第六重 星空社 15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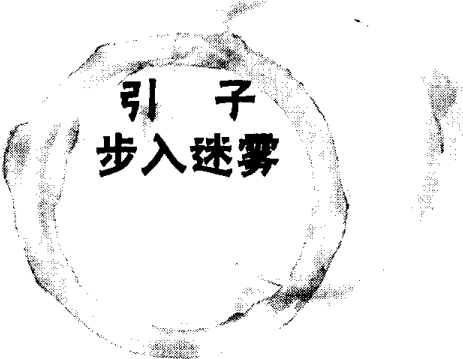
学校网站上发布的星空社图片，深深地吸引了我。从小我就对天文特别感兴趣，于是决定参加星空社组织的第一次活动，晚上8点半，地点试验楼。

迷雾第七重 三夜 185

晕倒前的一刻，我没有嗅到血腥的味道，却是那曾经喜欢至极的酸辣肉的味道，环绕不散。

尾声 走出迷雾 213

那是《学校怪谈》的七卷短篇，这是他们七个人的回忆，其中的惊悚却刻骨铭心。



引子 步入迷雾

夜晚。

她走在回家的仄长小路上。

急促的脚步声不断回响，虽然明知这是因为自己走路而致，可月光仍不禁打了个寒战。

这栋老楼少说也住了上百人，邻里间却形同陌路，户户铁门紧锁，与外隔绝。

没来由的，月光本能地感觉到有人尾随着她。她快对方则快，她慢对方亦慢，如同拖在身后的长长黑影，甩也甩不掉。她下意识地停下脚步，紧紧抱住怀里的公文包。

楼道内突然穿过一阵风，月光只感背后一阵阴冷，浑身立刻汗毛直竖。犹如某种气场，在出其不意间向她袭来。出于必要的防范，月光选择转身去看，有那么一刹那，她似乎看见一个黑影，在她转身的

同时，闪入了拐角。

但这只是似乎，月光不敢确定。

“谁？”

略显讽刺，响应她的，只有自己的回音。月光紧紧盯住前方的阴暗处，一种强烈的被窥感油然而生，源头正是来自陷在黑暗中的楼道拐角。

月光的住处，就在走廊的尽头。她取出手机，拇指按在一个快捷键上，以便及时拨号呼救。接着，她又飞快打开包袋，寻出钥匙。许是太过紧张，月光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双手正在颤抖，以致钥匙刚被她翻出，立即又掉到了地上。

月光一把捡起，急忙向走廊的尽头奔去。此刻，她只希望自己尽快跑回住处，把心里莫名的恐惧一并甩开。

终于摸到了门，手忙脚乱间，月光几乎找不到锁孔，她大力地摇着门把手，恨不得将房门撞开。无意间，她瞥到一团黑色的东西蜷缩在门边，顿时吓得惊叫一声。

“喵——”

一声诡异的猫叫，让月光确信，那团东西是一只纯色的黑猫。细长的猫眼布满蛊惑，带着邪气，冷冷地瞪着月光，像是附上了魔鬼之目。与它对视，居然有种凉了脊背的感觉。

遇见黑猫素来不是什么好兆头。月光鼓起勇气，拿过一边的笤帚，欲把黑猫赶走。只听它低声嘶叫着，那声音夹杂着缕缕恨意，令月光不寒而栗。

黑猫跃向走廊的另一头，消失在拐角处。它先前蜷缩的地面上，静静躺着一个纸包。月光惊魂不定，容不得多加思索，赶紧拾起那个纸包，立刻开门钻入房间。

贴着房门内侧，她滑坐而下，呼吸早已急促不堪。

仅一门之隔，却如同两个世界。

等到平稳了心跳，月光低头细看那纸包。浓浓的油墨字迹，在包

身上写着三个大字——月光启！

难道有读者送礼物吗？

这里必须解释一下，月光是个写小说的，而且写的是惊悚小说。你知道，热爱惊悚、悬疑类故事的读者总有些不一样，即便是向心仪的作者表达支持，所用的方法也比较另类。

一思及此，月光便把先前发生的一幕幕联系了起来。如果是读者搞的恶作剧，一切就变得可以解释了。

就在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把纸包翻过来时，心，刹那间又被悬了起来！两个光秃秃的汉字，一瞬间蹦入月光的眼帘，撞击到她的内心——夜栈！

纸包的正面用来写何人收取，以此推论，反面写的，应当是发件人的姓名。月光坐在地上，全身无力，好像就快陷下去。

夜栈！

这是她最初写作时，与另外五名作者一同创办的惊悚网站，后来因为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而撤站，六名作者也随之分道扬镳。令月光百思不得其解的，是一个在三年前就已不复存在的组织，怎么会突然送东西给她？

静下心来，月光更愿意套用前面的思维模式，把它认定为是读者开的玩笑。她缓缓打开纸包，里面附有一叠打有文字的A4纸。月光取出后赶紧去看，视线触字的瞬间，她的呼吸即刻凝固起来，连带瞳孔也不住收缩！

下一刻，忽感一阵撕裂的痛，从手臂上传来。月光不曾去看，只是启唇低道：“终于来了。”

此时此刻，她已知晓自己的手臂上，正隐隐约约呈现出一个可怕的齿痕……

迷雾第一重 噬人白牙

陶子和秦关不会想到，初次与月光面对面相聚，会是因为自己的性命受到了威胁。

今天一早，月光分别拨通了他俩的电话。由于长久没有联系，两人在听到对方是月光后，都显惊讶。刚想寒暄时，只听月光在电话另一头，冷冷说道：“快拿支笔，记下我的地址，马上赶过来！”

当陶子听到这句话时，她委婉地表示自己最近比较忙，一旦有空，会马上到月光府上拜访。不料她此言一出，即刻引来月光劈头盖脸一顿骂：“你活腻了吗？要是不想死，今天，不，是现在！马上就过来！”

与秦关的通话，大致也是以月光一场莫名的怒火收场。故他与陶子风尘仆仆地赶到月光家时，心里多少有些疑惑。

进了月光家的门，入目皆是凌乱，一看就知道好几天没有收拾过。

月光偎在沙发里，身上裹了一条大毛毯，见客人来了，也不起身

招呼，指指桌上倒好的两杯水，示意他们自己喝，接着沉声问：“你们有另外三个人的联系方式吗？尽快找到人，让他们也来我这里一次。”

月光所说的另外三个人，指的是宋梁吟、小菲和许天吉。他们六人均是“夜栈”的创始人，都能写一手令人看后大呼过瘾的惊悚小说。但三年前，发生的一桩事直接导致网站解体。散伙之后，大家便各奔西东，渐渐不再联络。

说话时，月光的大半张脸都隐在昏暗的光线下，她和以前相比，似乎清瘦了许多。过去与她见面，都是通过网络视频，初次看到本人，又是事隔三年，陶子和秦关几乎都有些认不出她。

听了月光带着命令的语气，陶子略感生气，立刻放下手里的茶杯。要知道，她是当记者的，这个唐突而奇怪的约会，已打乱了她一天的采访计划。但眼看面前的月光面带病态，陶子还是轻声道：“我只有宋梁吟的手机号码，来你家前，我就试着打过，是关机状态。”

月光把视线投向秦关，眼神犀利，同时夹杂焦急。不知为何，竟让秦关颤抖一下，他立即表示，自己有小菲的QQ号码，尽管几乎没怎么和她说过话。而小菲当初在夜栈，就与许天吉是恋人关系，现在应该还保持着联系。

一只带伤的手，从毛毯底下伸出。陶子看了，大吃一惊，忙问：“月光，你的手怎么回事？被宠物咬伤了吗？”

没有得到答复，月光只是取过沙发角上的一叠文稿，递去说：“请你们看一下这篇小说。”

秦关凑过去，凝视陶子手里的文稿。这是一部叫作《噬人白牙》的小说，标题两个字设置的是word初号字体，大得近乎夸张。

“这是你写的？”虽是疑问语气，但秦关心里却很确定，这是月光很久以前写的惊悚小说。对于她的作品，自己一直是了如指掌。

沙发上的人还是没作回应，整张脸全陷入了阴暗。陶子与秦关一时不知所措，只好照她所说，细看那沉封已久的文字……

“你有妈妈吗？”

“你是只和妈妈一起生活吗？”

“你的妈妈爱你吗？你呢，爱你的妈妈吗？”

……这爱，你敢来证明吗……

“我是千秋千年，你好。”

这是最近我放在MSN上的标志语，千秋千年是新近一本灵异小说的女主人公，是一个人，也是两个人。我看了那本书后，就把以前的标志语换成了现在的这个。

理由，无非是想让自己在网络上神秘一些。

我在一所大学的数学系里当讲师，工作的时候总是穿着刻板的服装，立在宽大的阶梯教室中，上下拉动着六块沉重的小黑板，用粉笔写下这个自然世界里我们根本看不到的一串串数学符号。

那天，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，我因为在网上泡得太晚，所以起来得有些迟了。

急匆匆地走在街上，天空中的大太阳惨白惨白的。终于挤上公车，我长舒一口气。

“你这神经病！”一个尖锐的女孩声音突然在公车的前面响起，公车上嘈杂的讲话声立刻静了下来。

“我要下车。”女孩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我这才从人群的缝隙中看到坐在前面的一个女孩站了起来，径直跑到前面的车门，“我要下车！”她带着哭腔继续说。公车缓缓地停下了，她逃难一样下了车。

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望向女孩的邻座，坐在那个座位上的女孩有着一头很长的黑发，穿着白色的T恤，黑白相映，甚是醒目。

我认得这个女孩，她叫章小雅，是我们班的学生。她局促地缩着

双肩，有些仓皇地向四处张望，然后她一下子看到了我，双眼定了一下，突然升上了一种哀伤，旋即，她扭回头，把头缩在双肩里。

“怎么回事啊？”

“不是说神经病吗？离她远点。”

窃窃私语的声音在车厢里响起。

小雅抱着自己的双臂，脸朝向窗外。她身边的乘客，都尽力躲避着她。

“没事，她们都是我的学生，应该是闹别扭了。”望着这个孩子，我心头涌起一股不忍，走过去，坐在她的身边。

小雅不动，脸还是朝着窗外的方向。

快下车的时候，她突然把脸扭了过来，望了我一眼。这是我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她的脸，她的五官端正，长得很标致，可是脸色却异于常人的青白。

她的眼睛很怪，看人的时候，会让你感到下眼白非常大，大得像整个眼球快要翻起来。

她突然一把捉住了我的手，她的手指僵硬而冰凉，让我的手臂迅速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
“月光老师，您上网吗？”

“我上网。”

“老师永远都不要再上了，听我的吧，我是为老师好。”她冷冷地用一种很平板的声调说完这句话，突然甩开了我的手臂，没有等我反映过来，就很快地下了车。

为我好？我茫然地看着她那青白的身影迅速地穿过马路，走进校园，心头泛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。

那种感觉让我一整天都很不舒服。

上完课，我坐在系办饮茶，歇歇脚准备回家。

这时，门突然开了，粗粗壮壮的普数班导师走了进来，跟随在他身后的，还有一个女生，低着头，长长的头发挡了半个脸，让人看不

清她的面容。

“叮铃”，上课钟声响了，几位教员纷纷走出系办，走向自己的课堂，我在他们的身影交错之间突然发现立在导师办公桌前，背对着我站立的那个女孩，她穿着一身耀眼的白T恤，在夏日暑热之中，发出了青白色的冷冷的光芒。

又是章小雅。

“小雅，你这些天是怎么回事？我找过你好几次了，为什么你一句话也不说？家里有什么困难，可以说给我听，不要神神叨叨地吓身边的同学，嗯，好不好？”

小雅低着头，并不回答，背脊瘦弱而孤伶。

“你看，现在办公室里只有我和我的老师，你有什么话，可以直说。不要耽误自己的前程嘛，对不对啊？你将来不想考研了？”

小雅听了他的话，身子一动，突然把脸扭了过来，望了我一眼。

“月光老师有妈妈吗？”她突然问我，那声音不含一丝热气。

我一直生活在单亲家庭里，和妈妈相依为命，所以这个问题让我的心产生了一些异样的感触。我微怔，手一抖，半杯茶水全洒在腿上。

“章小雅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系办公室！你怎么还问这种奇怪的问题，很好玩吗？”导师见我被她惊到，十分不快，“你回去上课吧，想好了以后该怎么做就过来找我。”

我取出纸巾擦拭洒出来的水，心底也为自己的失措有点懊恼，就笑着说：“没事没事，小孩子问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有什么关系，而且这问题其实不算什么问题，我当然有妈妈，什么人会没有妈妈？”

章小雅更低地压下了她的头，缓缓地走出了系办公室。

“这个学生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我忍不住问她的导师。

“她的同学向我反映她得了神经病，逢人就问人家有没有妈妈，是不是和妈妈生活在一起。哦，对了，还只问女同学。依我看啊，她就是青春期没过完，故意吓唬人找刺激。月光老师，你别理她，相信过一阵子她觉着没意思自己就好了。”

“小雅现在的这种情况，我们系里应该和她的家里取得联系吧。”我回想起刚刚上完的那节课，小雅坐在阶梯教室里，身边的座位空出了一大片。大白天的，她就像一个冒死坐在教室里的幽灵。

“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该通知她家里让她休学？我们也确实有这个想法，已经在联系了。”班导师点着头。

其实我真实的想法是这个学生需要帮助，我张了张嘴，但终于没有再讲话。让她回去也好，相信她的家人会给她帮助的。

走出系办，我整整身上的衣服，沿着拐角的楼梯走了下去。这边的楼梯因为比较偏僻，所以很少有学生走，我从系办出来也只是图方便才会从这里下楼。太阳的光芒，在楼梯上投下模糊的影子，我看到自己的身影在墙壁上模模糊糊、虚飘飘地若隐若现。

这时，一阵嘈杂的脚步声突然响起，伴随着男生私语声，迅速地传了上来。

很快，几个系篮球队的男生从楼梯下跑了上来，他们望见我，礼貌地说了声老师好，随即越过我上楼去了。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他们在谈论着什么神经病的话题。

神经病，他们谈的应该是章小雅吧。正想着，一线若有若无的抽泣声从下一层的楼梯间传了上来，初时只是淡淡的蚊蝇般的声音，可是很快这声音迅速地放大了，竟成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嚎陶大哭。

我急忙顺着楼梯跑下楼，只见章小雅蹲坐在空无一人的楼梯间，抱着书包正在嚎哭，一边哭还一边在口中念叨着妈妈，妈妈。她小小的身体紧缩得像一只虾子，全身都陷入了一种让人无比惊悸的歇斯底里之中。

我小心地走进她，伸出我的手想要安慰她，让她冷静一下，可是她突然向我身上扑了下来，伸出了细瘦的双手，死死地抱住了我的双腿，那双手，就像一只铁箍一般。

“我要妈妈。”她断断续续地嘶叫着。

“没事了，我带你回家，我带你去看你的妈妈。乖孩子要听话，回家看妈妈。”我来不及思考她现在的状态有多么不正常，只能抚摸着她

的头发，尽我所能地安慰她。

过了好久，她终于慢慢地安静了下来，抱着我腿的那双手臂，软软地放了下来，整个人瘫在了地上。

二

章小雅的家，在城北一幢新建的住宅小区里，当我坐着出租车把她送到家门口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

下了出租车，我望望高高的住宅楼，再看看身边的章小雅。一路上这个女孩一直保持着麻木不仁的状态，只对我讲了一句话，这一句话是重复她曾对我说过的：你要记住，不要再上网。

直觉上，这个女孩似乎很矛盾，她希望我陪她回家，但是她更不希望让我看到一些很私人的东西。

我正犹豫着该不该遵守我的诺言陪她上去，她突然拿出了一只小巧的手机，打了一个电话：“妈，我们老师来了，对，大学里的老师。”她对着电话那边说了好一会儿话，然后收了线，对我说：“我妈妈这几天不太舒服，不方便招呼你，老师请回吧。”说着她就转身走入了楼道里，一瞬间身体好像被楼道里的阴影压扁了。

望着她瘦瘦扁扁的背影，我心头又升起了那股想要帮助她的冲动，于是我追了上去：“我不是说要带你回家看妈妈的吗？老师如果说话不算话还能当老师吗？”

她没讲话，只是低着头，一直地走着。

章小雅的家是那种一室一厅的小间套房，走进她的家，这个孩子变得热情起来，帮我拿拖鞋，挂衣服。我粗粗地打量了一下客厅的布局和摆设，发现这应该是一个单亲妈妈和女儿的住处，那感觉就像我的家一样。

正厅的墙壁上，挂着小雅和一个中年女人的合照，想必这个中年女人，就是小雅的妈妈。合照中她们的笑容，灿烂明媚了那一面墙。

“小雅，你只和妈妈住吗？”

小雅从厨房洗了水果，端放到我面前的桌上。“是啊，我爸爸几年前车祸去世了。我就和妈妈一起住，只有我和妈妈。”她突然低下了头，搬动自己的手指看，“像我和妈妈这样的情况，很少见吧。”

“怎么会，我也是只和妈妈一起住啊。”

听了我的话，她的身子突然僵住了，眼睛直直地望着我，爆发出了—种雪亮的光芒，好像—下子不认识了。

“老师只和妈妈—起住？”

我没太在意她的变化，站起来，走到卧房的门边，“你的妈妈在卧室吧。我想和她聊聊天。”

她走过来，—把拉开了卧室的门：“妈，我们月光老师来了。”

伴随着那门“唰”地—声被打开，我似乎闻到—股刺鼻的腥味扑面而来。因为没开灯，所以卧室里暗暗的，只有借着客厅里放射出的光芒，我才影影绰绰地看到卧室里有—张床的模样。

小雅打开那扇门后就转身离开了，看都没有再看我—眼，初进门时对我的那份友善也荡然无存。我望着开着门的这间黑洞洞的房间，心中突然升起—种阴仄仄的感觉。颤抖的手伸向那只门把，我再也没有勇气走进去，只想把门关上。

“月光老师您好，请进吧。”房间里突然传来—声慈详的声音，随后室内所有的灯都亮了起来。视觉上强烈的反差让我眼前—花，全身的冷汗都冒了出来。

刚刚在照片上看见过的那位中年妇女此刻正卧在床上，虽然是大夏天的，可身上还严严实实地盖着—层厚厚的棉被，只留下头部在外边，头上有着散乱的头发，脸也是青青白白的，看起来病得不轻。不过，她凝望着我，脸上露出了很和善的微笑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觉得她的笑容，异常的僵硬，勉强。

“因为有病在身，所以不能招呼老师，真是对不起，您快请进来坐吧。”

盛情难却，我只好走进房间，坐在床边的座椅上。那股腥臭的味

道更浓了，我皱皱眉不方便发问，便说：“您这是得了什么病？大夏天的，一定很难受吧。”

“不太方便说的病。”小雅妈妈的目光一直跟随着我，听我发问，目光变得黯淡。

“哦。”既然她不方便说，我也不好再问，那腥味熏得我头晕眼花的，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在这屋里呆下去的。

我决定直入主题，“章阿姨，小雅这几天在学校里有些很古怪的举止和言行，我们觉得她的思想上可能有些问题，您呢，有没有发现她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，或是在家里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吗？”

小雅妈妈望了望我，喃喃地说：“能有什么事儿，除了我的病。”她把头转回原来仰躺的位置，那个角度就好像被子的边缘把她的头割断了一般，“月光老师，这房子空气不太好，我就不留您了。出门的时候麻烦您帮我把门关好。”

看她的样子她应该是知道些什么的，可是既然她不想说，我也不好再问，何况我真是一分钟也不想再呆下去了。站起身，我准备离开，“那我就告辞了。”

“老师，您等一下。”刚一转身，突然，小雅妈妈的一只手从被子下面伸了出来，一把握住了我的手腕，那是一种粘粘湿湿的感觉。我低头一看，只见那只手上满是伤口和败烂的腐肉，我哪见过这种恶心的情景，胸口一闷，升起了一种欲呕吐的感觉。

强自按捺住恶心的感觉，我颤着声音问：“您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看出来了，老师心肠很好，那么我们家的小雅，要拜托老师费些心多照顾了。”

“我会的，我会的。”我连声应着。那只手终于松开了我的手腕，缩回到被子下面。

我走出卧室，心中升起一种很强烈的不舒服的感觉，只想尽快离开这间房子，那只腐烂的手不停地在我的眼前浮现。

手是烂掉的，那么整个身子呢？